

剧本选辑

第三辑

(襄阳地区文化局供稿)
南漳县

湖北省戏剧工作室编印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



目 录

望春归

.....刘久和 (1)

新天仙配

.....吴 俊 黄耀晖 (26)

可喜的收获

.....晓 舟 (81)

《 秘 藏 图 书 》

望 春 归

(小戏曲)

刘 久 和

时 间：一九五七年深秋，某日上午。

地 点：某军校一营营部。

人 物：丛洛珠，四十三岁，一营政委兼党委书记，中校，男。

牛友卓，二十五岁，连长，大尉，男。

牛 母，五十四岁，牛友卓之母。

〔台右侧为办公室，室内有桌椅，电话机。墙上挂有毛主席像。正中之窗，窗外显示出兵营景象。〕

〔门在台的左侧，门外菊花盛开，花坛后有巨幅宣传画，画有陆海空三军战士和兵舰、坦克、飞机。旁边贴一张醒目的绿色标语，上写：“狠反右倾，把反右斗争进行到底！”〕

〔大幕在压抑的音乐声中升起，丛坐桌旁，持笔欲写决心难下。〕

〔幕后合唱：〕

黄河咆哮恶浪滚，

黑云低垂雨纷纷。
阶级斗争风雷紧，
左右阵线两边分。
要作结论需谨慎，
手中笔杆重千斤，
笔落就把右派定，
岂可错定无辜人。

〔幕后传来笛声，如怨如诉。〕

〔丛放笔站起，走向窗口，推窗望，风吹雨飘。丛聆听，沉思……拿起电话听筒。〕

丛洛珠：三连吗？我是丛洛珠，谁在吹笛子？……牛友卓？
就知道是他！叫他来一趟！

〔丛放电话，笛声继续。〕

丛洛珠：（唱）想当初他骑牛背爱笛如命，
声声泪字字血似杜鹃悲鸣，
参军后吹战歌乘胜前进，
此刻又音调凄沧含冤负屈怒诉不平。

牛友卓：（大步上，敲门）报告！

丛洛珠：（整顿衣装）进来！

牛友卓：（推门进）报告政委！三连牛友卓奉命前来，有何指示？

丛洛珠：刚才是你在吹笛子？

牛友卓：是的。

丛洛珠：（严肃地从牛兜里抽出短笛）你现在是什么处境？
你这是一种什么情绪？

牛友卓：报告政委！怀念家乡啦！解解闷！

丛洛珠：你现在的任务是深刻反省，认罪服罪，争取宽大处理！

牛友卓：政委！这个任务我不能完成！

丛洛珠：（把笛放在桌上）你，辜负了党的培养，身为共产党员，却反对共产党，难道你不觉得痛心吗？

牛友卓：政委！我不过是在党纪国法允许的范围内，说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说的话，这是爱党，不是反党，更谈不上什么犯罪！

丛洛珠：我再次严肃地警告你，执迷不悟的后果是严重的！

牛友卓：我怎么也不明白，对待自己的同志，自己的人民，自己的儿女，为什么要来这一手！昨天三番四复地动员你提意见，今天突然把脸一翻，说你是敌人。

丛洛珠：你已经滑到同党完全对立的立场上去了！是非不能听你的，要听党的！（拿结论）把党委对你的结论看一看！

牛友卓：是！（拿结论看）

丛洛珠：坐下看吧！

牛友卓：是！（取帽、坐下、看）

〔丛倒一杯茶放在茶几上，走向窗口，沉思。〕

丛洛珠：（唱）牛友卓看结论满腔悲愤，
他岂能甘心接受如此罪名？
我不免说服他把怒火暂忍，
争取在劳动中重新作人！

〔牛看完结论，站起走动，深思。〕

牛友卓：（唱）整风会我对党把真情反映，
为什么断章取义强加罪名？

我要问丛政委于心何忍？

是何故把亲人划为敌人！

政委，因为我在整风会上说了一些真心话，就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样的结论我坚决不同意，更不能签字。

丛洛珠：（不满地）你不是右派，那你是什么？

牛友卓：我是革命战士、共产党员……

丛洛珠：党员能够诬蔑农村大好形势，说党不管群众疾苦吗？

牛友卓：政委！我不是诬蔑，在我的家乡是千真万确的事。

（唱）去年夏我家乡洪水暴涨，
到手的好庄稼全被冲光，
某领导为升官捞取奖状，
他还是象往日征购夏粮。
重灾情被隐瞒概不准讲，
谁讲了受打击全家遭殃。
老支书忿怒已极到省里告状，
被打成反党分子关进牢房。

丛洛珠：党支部书记怎能信口胡说？乱弹琴！

牛友卓：不，政委！上月我回家探亲，走访了许多地方，真实情况和他说的一样！

丛洛珠：一个人，从自身利害得失出发看问题，就会产生偏见。你爱人去年在防汛抢险中牺牲了，你必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党产生不满情绪，你应该正视这一点。

牛友卓：我非常正视这一点。政委！如果仅仅是我一家的不

幸，那是微不足道的。而现在的情况是，社员家中确实无粮，有的人已经背井离乡，出门逃荒！

丛洛珠：你是言过其实，夸大阴暗面，把延安说成了西安！

牛友卓：政委！（唱）

你曾经与乡亲相依为命，
亲人们为支前你看得分明，
参军的青年们数以千论，
烈属们献出了自己的亲人。
到如今遭灾荒生活穷困，
有的人闭眼不看充耳不闻。
说假话骗上级却交官运，
忠于党说真话反遭罪名。

丛洛珠：你怎么老是纠缠什么真话假话？为什么不考虑你站在什么立场？对党不利的真话能说吗？

牛友卓：不说真话是共产党员的立场吗？

丛洛珠：牛友卓呀牛友卓！你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呀！你怎么跟我们党这么缺少共同语言呀！资产阶级怎么这么厉害，一下子就把你俘虏过去了？！

牛友卓：我家祖祖辈辈都是贫农，我十五岁参军就跟着你。

丛洛珠：党内不是真空，军内不是真空，社会上的阶级斗争一定会反映到党内军内来！目前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你自己就跟得很紧嘛！

牛友卓：不！我看是有人神经过敏！

丛洛珠：住口！我是在千方百计救你呀！你怎么一点也不想回头呢？你想过没有？反右斗争是谁发动、是谁领导？定你为右派的是谁？是党！是共产党！难道你

不明白吗？

牛友卓：（绝望、气愤）那好吧！政委！如果领导上需要我当右派，我就服从当右派！

丛洛珠：（拍案）放肆！

牛友卓：（立正）是！

〔电话铃响。

丛洛珠：（接电话）我是……门卫值班室？什么？什么？这……哎，好！好！（放下听筒对牛）你母亲来了！

牛友卓：哦？！

丛洛珠：你写信叫她来的？

牛友卓：没有。

丛洛珠：那她为什么赶在这个节骨眼上来了？

牛友卓：我也不知道。

丛洛珠：（沉思片刻）暂时谈到这里吧！见了你母亲，先不要把你的事告诉她。

牛友卓：她迟早还不是要知道的吗？

丛洛珠：（沉思片刻）我以后再设法告诉她。整顿军风纪，我们一同去接。

牛友卓：是。

〔丛戴帽，系武装带。意外发现牛未戴帽徽和军衔。

丛洛珠：你的帽徽和军衔呢？

牛友卓：扒掉了！

丛洛珠：什么时候？谁扒的？

牛友卓：批我的时候几个自称左派的人扒的。

丛洛珠：（沉思片刻）先去戴上！告诉你们指导员，就说我

说的，快去快回！

牛友卓：是。（转身大步下）

丛洛珠：他母亲为什么赶在这个时候来？叫我怎么见她？

（唱）忆当年渡黄河连传捷报，
大别山负重伤血洒荒郊。
他父亲为救我把性命丢掉，
他母亲治我伤日夜操劳。
我带他参军后走上大道，
他母亲叮嘱我切莫惯娇。
为父亲被杀害要把仇报，
为穷人求解放敢把头抛！
如今他辜负了党的教导，
被敌人蒙住眼把是非混淆。

大嫂啊！

我不知该怎样向你汇报？

这情形真叫我心急火燎。

〔幕后传来激烈的机枪声和炮声。〕

〔牛戴大尉军衔，手提包袱扶母上。〕

牛 母：老丛！大嫂看你来了！

丛洛珠：大嫂！稀客！稀客！坐！请坐！（对牛）

怎么不喊我一起去接？

牛友卓：（放包袱）我走到半路，门卫值班员把我妈送来了！

牛 母：老丛！你们这里可真热闹呀！又是打枪，又是放炮，又是满院大字报。

丛洛珠：（笑）大嫂！是学员们在进行战斗射击！这也可以

说是鸣放礼炮迎接你这位革命功臣呀！（倒茶）

牛 母：别把你大嫂抬到半天云里，掉下来可要摔粉骨头的呀！（苦笑）

丛洛珠：友卓，打盆洗脸水来！

牛友卓：是。（下）

丛洛珠：（拿起话筒）食堂吗？我是丛洛珠！来了客人！请给做一桌菜。包饺子？好！

牛 母：吃点家常便饭就行啦！

丛洛珠：那怎么行？你是贵宾呀！

牛 母：这么说就见外了。

丛洛珠：大嫂！八年不见，你头发都白了！

牛 母：五十四岁啦，该老了！你这四十大点的人，脸上不也打皱了么？

丛洛珠：（笑）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呀！

牛 母：你的伤口阴天下雨还痛吗？

丛洛珠：有时感觉得到，不过不要紧。

牛 母：要注意身体。孩子他妈还好吗？

丛洛珠：她长得象头牛。很不凑巧，她带孩子回娘家去了。

牛 母：怪我没得眼福。两个小家伙还好吗？

丛洛珠：好。大的已经上学了。大嫂，你还好吗？

牛 母：我？还——好。

丛洛珠：孙子“小军”呢？（起身拿茶瓶）

牛 母：（难过地）嘿！……

丛洛珠：（转身倒茶）那小家伙是在兵营里生的哩！

生下来就八斤半，又白又胖，模样和友卓一样，

“小军”这名字还是我给取的……

牛 母：那已是过去的事了。（打开包袱）你看！我给你带来点什么？

丛洛珠：（看）榆树皮面？大嫂，这太好了！过几天我做顿忆苦饭让孩子们尝尝。

牛 母：你可真会做工作。其实你要想教育孩子，把他们送到我那里去住几天就行了。这东西在你这里稀奇，在我那里是家常便饭！

丛洛珠：榆树皮面这东西虽说平常，作用可大哩！那一年我对友卓进行阶级教育时，还编了四首歌哩！

（唱）好娃娃，吃着榆皮想一想，
为什么，我们种田饿肚肠？
狗地主，榨尽我们血和汗，
消灭它！参加解放军扛起枪！

牛 母：是呀！友卓就是唱着这支歌跟你参军的。

丛洛珠：友卓参军后实现了他的决心，战斗十分勇敢！曾先后……

牛 母：老丛！你可要对他严格点，不能老夸他，友卓现在的表现怎么样？

丛洛珠：哎……（背唱）

一句话问得我无言答对，
好象似船搁浅难摇难推，
说真话她毫无精神准备，
说假话岂不是口是心非？

牛 母：（背唱）见老丛脸色变定有原委，
莫不是友卓他惹事生非？
我估计做坏事他绝对不会，

丛洛珠：喝茶，大嫂！

（接唱）请大嫂先喝茶我亲自捧杯！

牛 母：老丛，是友卓在反右中表现不好吗？

丛洛珠：哎，不。大嫂你怎么知道我们在反右？

牛 母：我进门见你们满院大字报，是友卓告诉我的。

丛洛珠：（惊）他告诉你他在反右中表现不好？

牛 母：没有，我猜的。

丛洛珠：（松了口气）啊！农村也在反右吗？

牛 母：没有。听干部讲，说这是一件大事。友卓在你的手下，对反右不会落后吧！

丛洛珠：哎，他……

牛友卓：（端洗脸盆上）妈妈，洗脸。

牛 母：卓！你在反右中表现怎样？

〔牛苦笑不答，母产生错觉。〕

牛 母：（笑）不好意思说？还是那个怪脾气，不拿到立功奖状，从来不兴对妈透个风，妈相信你的表现不会差。

牛友卓：这个政委清楚。

牛 母：这还用你说。中央有指示，我们都不能含糊。

（唱）右派们说瞎话指鹿为马，

攻击咱党天下起心不佳，

他梦想轮流坐庄野心特大，

他上台咱就会脑袋搬家！

他代表地主们尽说鬼话，

狗咀里怎么能长出象牙？

我也要上火线说几句话，

绝不准右派们凶神恶煞！

牛友卓：妈妈，这我知道。

牛 母：知道就好。（洗脸）

丛洛珠：（背唱）大嫂问反右，我心乱如麻，

牛友卓：（背唱）若是再下问，叫我怎么答？

牛 母：（边洗边问）友卓，这么大的运动，对右派是咋样批判的呀？

牛友卓：这……

牛 母：是光写大字报还是要当面批？

丛洛珠：（故意打岔）大嫂！（唱）

大嫂你请喝茶何必挂念？

这茶是头号“毛尖”茶香味鲜，

喝下去能提神不致疲倦。

牛 母：（接唱）老丛你别打岔耽误时间。

（对牛）你怎么不回答是何主见，

是不是表现差有话难言？

牛友卓：哎，妈，我是差！

牛 母：思想跟不上去？

丛洛珠：哎，是，大嫂。

牛 母：那你可不能看着他掉队呀！

牛友卓：妈，我已成了右派！

牛 母：什么？你别和妈说瞎话！

（唱）我一家从来是对党热爱，

哪怕是雷打火烧也拆不开，

没有党就没有你的命在，

你的心怎么会向右歪？（搓毛巾）

牛友卓：妈！我真的成了右派！

牛 母：（端起盆半信半疑）老丛！是真的？

丛洛珠：（痛苦地点头）大嫂！本打算以后告诉你，可你……

牛 母：（脸盆落地，气昏欲倒）天哪！

丛洛珠：（扶母坐下）大嫂！

牛友卓：妈妈！

〔丛、牛多次呼唤，母醒，猛地将牛推了老远。凝视丛。〕

丛洛珠：大嫂！你……

牛 母：老丛！（唱）

当年我把友卓托你教导，
教育他向党立功任怨任劳，
想不到他放松思想改造，
心头肉变成了杀人屠刀！

丛洛珠：大嫂！我对不起你……

牛友卓：妈妈！这同政委没有关系，是我甘心情愿这样作的！

〔母震怒站起，重重打牛一个耳光。〕

牛 母：你？！……

丛洛珠：（劝阻）大嫂……

牛 母：（指牛怒唱）

苦难的家史难道说你已忘尽？
你家里祖宗八代未离火坑。
你爷爷被逼债投河自尽，
你奶奶染重病悬梁丧生，
你爹爹被敌人杀害性命，
无棺木用席卷黄土埋身。

我摇断纺车轴难保活命，
拖起了讨米棍维持残生，
你七岁跟随我残汤当顿，
十岁时当牛倌满身鞭痕。
党把你从地狱拯救活命，
你反而昧良心以仇报恩，
你祖宗九泉下也不会答应，
我定要狠打你这反党的罪人！

〔母举起茶杯欲砸牛。〕

丛洛珠：（劝阻）大嫂！……

牛友卓：（跪下）妈妈，你打吧！

〔电话铃响。〕

丛洛珠：（接电话）政治部？我是丛洛珠。……我们党委已经讨论过了，……知道了。我就来。（对母）大嫂，我……

牛母：有事你忙去吧！（对牛）你什么时候长的反骨？

丛洛珠：（对牛）好好向你母亲承认错误！大嫂你别生气，我去一会就来。（下）

牛友卓：妈妈！我若真反党，你刀砍我斧劈我！

牛母：不反党为什么成了右派？

牛友卓：妈妈！我是在会上向党反映情况，可是……

牛母：我不信。

牛友卓：妈妈，你听我说！

（唱）上个月我回家走访乡亲，
乡亲们满腹冤有口难鸣；
蹲点的大人物气势凶狠，

强征购把群众当作仇人，
老支书说实话成了“反动言论”，
我不向党如实汇报党性何存？

牛 母：是真的吗？

牛友卓：（接唱）我当兵誓为乡亲报仇雪恨，
乡亲们把我家当作至亲，
如今我身居闹市甜来苦尽，
乡亲们缺衣少食无人问津。
我每日三餐饭香味阵阵，
想起了亲人们颗粒难吞，
我对党若不把真情反映，
又怎么对得起党和乡亲？
我说的句句话忠实诚恳，
谁料到言者有罪大祸临身。

牛 母：（抽泣拉牛起）孩子！起来！你丛叔叔知道吗？

牛友卓：他是营党委书记，定我右派是他一手经办的。

牛 母：是这样！（背唱）

我夫妇为救他舍死忘生，
他为何闭起眼不问真情？
他不说公道话还不要紧，
为什么硬对儿横加罪名？
他为了保乌纱六亲不认，
竟把儿定右派怎不寒心？
当年的阶级爱化为灰烬，
到如今又对谁倾说冤情？

（抱牛大哭）孩子！我的孩子！……

牛友卓：妈妈！

丛洛珠：（端着菜和饺子上）大嫂！吃饺子！（对牛）叫你回连部去办移交手续。

牛友卓：是，妈妈，我等会再来！（拿短笛下）

丛洛珠：来，大嫂。

牛母：不忙。老丛！我先问你，……你们准备怎样处理友卓？（丛不语）事到如今还有什么不能说的？说吧！

丛洛珠：（痛苦地）按照政策，只要一戴右派帽子，就要开除党籍和军籍，送去劳改。

牛母：都因为些啥呢？

丛洛珠：（迟疑片刻拿结论）你先听听友卓的言论吧！（念）“家乡遭灾，完全属实，蹲点干部为往上爬，不顾人民死活，隐瞒灾情，继续强行征购粮食。老支书向上汇报，反而受到反党处分。这是逼人撒谎，严重败坏党风，后果不堪设想……”综上所述，根据划右派的标准……

牛母：（扬手制止）说这些话就是右派？

丛洛珠：是的，大嫂。

牛母：（扯扯衣襟）那，把我也算上吧！

丛洛珠：大嫂！莫气，先吃饭。

牛母：不，老丛！你说饺子和榆皮面哪样好吃？

丛洛珠：哎，大嫂，各有特色。

牛母：不愧是政委，真会说话。老丛！

（唱）人说是饱汉不知饿汉饥，
但不知这句话是实是虚？